





# 林主席向聯合國各國廣播

## 中國抗戰未感疲倦

### 聯合國須解除所有侵略國武裝

#### 中國人民決不畏避作更多犧牲

中國抗戰已進入第十個年頭，我們向聯合國各國領袖及人民，致以最誠摯的敬意。此次抗戰，我們已堅持了十年，我們不感疲倦，我們不感困難，我們不感恐懼。我們深信，在聯合國各國的援助下，我們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要求聯合國各國，必須解除所有侵略國的武裝，以維護世界和平。中國人民決不畏避作更多犧牲，我們將繼續奮鬥，直到最後勝利。

## 蔣夫人對美廣播

### 美國對華援助之重要

美國對華援助之重要，已為世界各國所公認。美國之援助，不僅是物質上的支持，更是精神上的鼓舞。我們感謝美國人民及政府，對中國抗戰所給予之援助。我們深信，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中國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 永不承認失敗

### 繼續勇敢抗戰

我們永不承認失敗，我們將繼續勇敢抗戰。我們深信，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中國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將繼續奮鬥，直到最後勝利。

## 友誼的正真方

### 瞭解思想於基

友誼的正真方，在於瞭解思想於基。我們深信，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中國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將繼續奮鬥，直到最後勝利。

我們深信，在聯合國各國的援助下，我們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要求聯合國各國，必須解除所有侵略國的武裝，以維護世界和平。中國人民決不畏避作更多犧牲，我們將繼續奮鬥，直到最後勝利。

## 青幹班第四期學員畢業

### 蔣委員長親臨訓話

青幹班第四期學員畢業，蔣委員長親臨訓話。蔣委員長勉勵學員，要繼續努力，為國家民族貢獻力量。我們深信，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中國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

## 阿拉斯加之戰

### 胡秋原

阿拉斯加之戰，是太平洋戰爭中的關鍵一役。我們深信，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中國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將繼續奮鬥，直到最後勝利。

## 時局論

### 胡秋原

時局論，胡秋原。我們深信，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中國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將繼續奮鬥，直到最後勝利。

我們深信，在聯合國各國的援助下，我們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要求聯合國各國，必須解除所有侵略國的武裝，以維護世界和平。中國人民決不畏避作更多犧牲，我們將繼續奮鬥，直到最後勝利。

## 中國仍屹立不移

### 願受痛苦不願侵略者東移

中國仍屹立不移，願受痛苦不願侵略者東移。我們深信，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中國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將繼續奮鬥，直到最後勝利。

## 豫南我軍出擊

### 斬獲敵軍甚眾

豫南我軍出擊，斬獲敵軍甚眾。我們深信，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中國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將繼續奮鬥，直到最後勝利。

## 汾南奇襲獲捷

### 斃傷敵五百名

汾南奇襲獲捷，斃傷敵五百名。我們深信，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中國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將繼續奮鬥，直到最後勝利。

## 粵漢正面我軍

### 收復上下冠帶

粵漢正面我軍，收復上下冠帶。我們深信，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中國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將繼續奮鬥，直到最後勝利。

我們深信，在聯合國各國的援助下，我們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要求聯合國各國，必須解除所有侵略國的武裝，以維護世界和平。中國人民決不畏避作更多犧牲，我們將繼續奮鬥，直到最後勝利。

## 中行等據點相繼克復

### 我軍進迫南昌

中行等據點相繼克復，我軍進迫南昌。我們深信，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中國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將繼續奮鬥，直到最後勝利。

## 豫南我軍出擊

### 斬獲敵軍甚眾

豫南我軍出擊，斬獲敵軍甚眾。我們深信，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中國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將繼續奮鬥，直到最後勝利。

## 汾南奇襲獲捷

### 斃傷敵五百名

汾南奇襲獲捷，斃傷敵五百名。我們深信，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中國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將繼續奮鬥，直到最後勝利。

## 粵漢正面我軍

### 收復上下冠帶

粵漢正面我軍，收復上下冠帶。我們深信，在國際社會的支持下，中國必能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將繼續奮鬥，直到最後勝利。







期一八一第版渝

方令孺

有什麼比看見一個想活的人，不得活的哀苦呢！七年前我珠瑪兒大病，但是對這病的苦，遠不如爲感覺着別人的病苦。那病苦，我不知道，世界上竟有看別人受罪而自己感覺快活的人？是什麼教？

南人的每一個動作，都是要教人注意：他的一顰眉，一撇嘴，一個手勢，都教人覺得有不可測的暗示，不得不去猜謎，去牽強。不管你人是怎樣一個高貴的紳士，得不到男兒強壯的臉孔了；但是，一個病人在前，這些都像露水，像閃爍光似的過去了；況且一個病人無論怎樣細細，病人還是毫不介意；談論怎樣恢復，還自覺得愚笨。

張恨，比肉體上的苦楚外，還有一個不可測的心靈上的苦楚。我問魯齋的這個兒子，他看見把兩隻眼睛翻上天空，整夜天又左右看看，一會兒又低下頭望着床前，嘆一口氣，微微的說：「這是一——這是一——這是三點惡思，是含有無窮的沉痛，憐憫，與悔恨！但是，誰能猜得出他這深沉的原因是什麼？一個全無所知的人，一個心裏所深鎖着的觀念呢？而又不敢把苦悶吐出來，自己折磨。病人又輕微的對我說：『我吃的苦可不止了呵！』」剛說這一大段話，他忽然心裏沉重起來轉臉問我：「你還想聽嗎？」我撒了個謊，把個病人一向都是苦惱的，他也就吃過幾大苦悶，並且在病榻上揮霍他的自己已憂心將要死的時候。

[illegible][illegible]

歷代莊子研究述評

張默生

1994

未延及莊子，不似墨子齊遭時主之所嫉，無人疏理之也。

抵道家之弊，多爲出世思想，與專以用世之儒家言，豈

荀子乃儒家太師，以性惡之說，竟獲罪於儒者之林，爲

前  
名歌多支支支動變

後

無出希石者。解嚴因笑曰：「莊子處憂而不知人，知人而不知天，故曰『天有不測之氣，地有不測之理』。」嚴笑曰：「莊子蓋憂天一簣，然實足莊子全乎；蓋謂『全』字，無在而非『天』道而斥人，爲而非『非』人爲自然者也。尤以齊物論、大宗師、玉、馬蹄、在『吾』秋水自然論所表之思想，爲初中稍覺。兩時莊子或新成，而相稱獨見其全，故有此概括言之增補，非然，不能爲莊子也。」

同時譯作者也似於莊子有深究，選述一篇，其字體與人生觀，與莊子無異；但譯論例如：『道可自然，不可不傳，其小與大，所共無嫌；促壽而現分，故得自然；氣孔洞於中，獨存；虛無以待之空，無爲之先，底固爲一』。爲中獨存；虛無以待之空，無爲之先，底固爲一。

[illegible]

莊文，亦莊龍能也。並肩而立。故者以爲漢以前，學術雖紛於莊子之哲學，而有深究外，而覺靜作者於莊子之學，舉無亦涉政有案也。

此外，呂氏春秋貴公、貴士、精論、繆稱、貴賞、貴德等篇諸篇中，有金銀珠玉之資，當時客中之文，想亦有發贖莊子者耶？

(三) 漢代之莊子研究

漢代之研究莊子者，首推揚雄王及馬下諸客。今海內南齊書，雜列入儒家，然其九章道義，蓋與莊子之文，引證幾於全備；於老莊，思恐頗顯微會而通之者，尤以劉

莊子文句有十多條。原道所訓虛無篇，乃宗莊子虛無論之旨，演繹起首一節，爲降臨於微角中，有始者有一節之類好幾條。此外本篇中，有鄭大宗師原節者，有疑同異爲文粹原節者。精神所記，有鄭大宗師原節者，乃逸說爲大宗師所不取者。精神所記，乃要約「華嚴經」一節，與原秋水原文，而稍加增飾而成，乃要約知如「泰」一節，與原秋水原文，而稍加其文。」「桓公讀書於堂」一段，與天道篇頗文。一小節，與「大年」一段，明道通篇，與莊子數條文句中，此可與不與。總計淮南篇，幾無一篇無莊子文句，此可

見淮南書作者，所得力於莊子者深也。况要時中明言「思難守老莊之術」者乎？

賈誼以莊學為有裨益，本傳云：「廷尉始習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其所謂子者，固為數，然自思失矣。宜乎史遷過其墓，謂同生死無惑哉！

司馬遷固與賈誼於子均有關係。賈誼忠道家，有曰：「及故者周之制，則欲去諸刑，愛仁義，乃曰：『獨任清虛，可以救世。』」似指莊周一派而言。是尚能明莊學之關鍵者。漢書以何云：「莊周歷二千載而後，然其老莊之術，固未古亡。」談莊周也，以避漢家之諱。一曰：「即欲得其實白，則難矣。」

歸之曰：『自然，獨師也。』造一物而不爲世所役者也。」其論  
自然，雖有見地。讀者笑曰：「謂莊周一大道學官也。」亦  
之自然。」又謂「樵者與農者，散遊無官也。」亦  
於莊子之言。惟此列傳，皆舉故自莊子繫，並無屬到之  
其書歸本於老子之言，明老氏之病，乃強莊說老，遠不  
及天下篇所謂之精微，似非真識莊子者。至謂大抵率萬  
言，亦莊子自道其者凡八例，盛人一望而知者，亦非盡所  
發見。甘盤稱子貢子孫拔野莊子之眼光，超羣倫而空前古  
實過甚其詞矣。

東漢經學特盛，諸子之流派已衰，學者視諸子爲小道，謂六經之興與廢，故老之舉，此時當歸沉寂。然從後世觀察，則有拘於禮文，沾沾於訓詁，不能光其大者。每見秦、魯兩君拘於禮文，至斥六經治國人之糟粕，蓋已不逮於當時。惟林氏、鶴翁以遺，學者大倡其非儒主義，而易以玄學思想，老莊之說，復擢于世。今日值老子「有受胎子」之研究，此時從事事者，約分數派：有受胎子之思想而而行者，有繼承其道統而著作於世者，有標榜其間而曲解其書之並重者，試分述之。

(甲) 王叔遠派。此派於莊子之人生哲學，最能賅略。復獲於莊子之劉劭，而更確其派於莊子之人生哲學，遂以人禽述之，以遺其真性之真之情，一以肆其於放蕩之途，此派以何晏王弼開其端，乃七賢繼之，其宗旨，若阮籍，將毀棄而不取道者有也。其近而流行，有足東晉劉劭，終口而不取道者有之，而繁乃公終之。史氏所載，可以復案。其在學說上，阮籍有非莊子之說，無經之貴，與莊子如出一轍。著大先生論，其目無莊子，語莊無實，與莊子如出一轍。積虛無實生論，雖謂其家實，然其要歸本於老莊。與山王派相交

奏書而後發遣歸國。此段爲子之作者所刪去。列子非  
有疑，今觀列子一書，大半全在莊子篇高下。過問刑罰  
無有與奪者，一役爲大甲與莊子篇高下。過問刑罰  
均取自莊子篇。黃帝篇「未有狼公」一段，取自莊  
子篇。同篇「女不知夫妾者」一段，取自人間篇。  
釋王篇「古之人」數語，抄改大宗師篇。黃帝篇「有  
臣目順來」一段，取自帝者玉篇。佛來篇「伐樹於來」  
一段，取自莊子篇。木蘭篇「天璣璣」一段，取自莊  
子篇。黃帝篇「列子問尹」一段，「五月六日」一段，  
「一段」，「孔子問於仲尼」一段，「紀渻子爲玉璽則  
一段」，「列子問於尹梁」一段，均與莊子篇。黃帝篇

陽子取子，取自山木浦。<sup>一</sup>列御寇爲伯昏無丘射，  
一子取子，取自山木浦。<sup>一</sup>列御寇爲伯昏無丘射，  
至晉去書<sup>二</sup>，取自取自知北澤<sup>三</sup>。說得<sup>四</sup>，說得<sup>五</sup>，  
黃帝爲<sup>六</sup>，楊朱南之<sup>七</sup>，管夷吾有<sup>八</sup>，  
英帝爲<sup>九</sup>，楊朱南之<sup>一〇</sup>，說得<sup>一一</sup>，取自自餘無<sup>一二</sup>。  
黃帝爲<sup>一三</sup>，楊朱南之<sup>一四</sup>，說得<sup>一五</sup>，取自自餘無<sup>一六</sup>。  
英帝爲<sup>一七</sup>，楊朱南之<sup>一八</sup>，說得<sup>一九</sup>，取自自餘無<sup>二〇</sup>。  
黃帝爲<sup>二一</sup>，楊朱南之<sup>二二</sup>，說得<sup>二三</sup>，取自自餘無<sup>二四</sup>。  
英帝爲<sup>二五</sup>，楊朱南之<sup>二六</sup>，說得<sup>二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二八</sup>。  
黃帝爲<sup>二九</sup>，楊朱南之<sup>三〇</sup>，說得<sup>三一</sup>，取自自餘無<sup>三二</sup>。  
英帝爲<sup>三三</sup>，楊朱南之<sup>三四</sup>，說得<sup>三五</sup>，取自自餘無<sup>三六</sup>。  
黃帝爲<sup>三七</sup>，楊朱南之<sup>三八</sup>，說得<sup>三九</sup>，取自自餘無<sup>四〇</sup>。  
英帝爲<sup>四一</sup>，楊朱南之<sup>四二</sup>，說得<sup>四三</sup>，取自自餘無<sup>四四</sup>。  
黃帝爲<sup>四五</sup>，楊朱南之<sup>四六</sup>，說得<sup>四七</sup>，取自自餘無<sup>四八</sup>。  
英帝爲<sup>四九</sup>，楊朱南之<sup>五〇</sup>，說得<sup>五一</sup>，取自自餘無<sup>五二</sup>。  
黃帝爲<sup>五三</sup>，楊朱南之<sup>五四</sup>，說得<sup>五五</sup>，取自自餘無<sup>五六</sup>。  
英帝爲<sup>五七</sup>，楊朱南之<sup>五八</sup>，說得<sup>五九</sup>，取自自餘無<sup>六〇</sup>。  
黃帝爲<sup>六一</sup>，楊朱南之<sup>六二</sup>，說得<sup>六三</sup>，取自自餘無<sup>六四</sup>。  
英帝爲<sup>六五</sup>，楊朱南之<sup>六六</sup>，說得<sup>六七</sup>，取自自餘無<sup>六八</sup>。  
黃帝爲<sup>六九</sup>，楊朱南之<sup>七〇</sup>，說得<sup>七一</sup>，取自自餘無<sup>七二</sup>。  
英帝爲<sup>七三</sup>，楊朱南之<sup>七四</sup>，說得<sup>七五</sup>，取自自餘無<sup>七六</sup>。  
黃帝爲<sup>七七</sup>，楊朱南之<sup>七八</sup>，說得<sup>七九</sup>，取自自餘無<sup>八〇</sup>。  
英帝爲<sup>八三</sup>，楊朱南之<sup>八四</sup>，說得<sup>八五</sup>，取自自餘無<sup>八六</sup>。  
黃帝爲<sup>八七</sup>，楊朱南之<sup>八八</sup>，說得<sup>八九</sup>，取自自餘無<sup>九〇</sup>。  
英帝爲<sup>九一</sup>，楊朱南之<sup>九二</sup>，說得<sup>九三</sup>，取自自餘無<sup>九四</sup>。  
黃帝爲<sup>九五</sup>，楊朱南之<sup>九六</sup>，說得<sup>九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九八</sup>。  
英帝爲<sup>九九</sup>，楊朱南之<sup>一〇〇</sup>，說得<sup>一〇一</sup>，取自自餘無<sup>一〇二</sup>。  
黃帝爲<sup>一〇三</sup>，楊朱南之<sup>一〇四</sup>，說得<sup>一〇五</sup>，取自自餘無<sup>一〇六</sup>。  
英帝爲<sup>一〇七</sup>，楊朱南之<sup>一〇八</sup>，說得<sup>一〇九</sup>，取自自餘無<sup>一〇</sup>。  
黃帝爲<sup>一一一</sup>，楊朱南之<sup>一二二</sup>，說得<sup>一二三</sup>，取自自餘無<sup>一二四</sup>。  
英帝爲<sup>一二五</sup>，楊朱南之<sup>一二六</sup>，說得<sup>一二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一二八</sup>。  
黃帝爲<sup>一二九</sup>，楊朱南之<sup>一三〇</sup>，說得<sup>一三一</sup>，取自自餘無<sup>一三二</sup>。  
英帝爲<sup>一三五</sup>，楊朱南之<sup>一三六</sup>，說得<sup>一三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一三八</sup>。  
黃帝爲<sup>一四一</sup>，楊朱南之<sup>一四二</sup>，說得<sup>一四三</sup>，取自自餘無<sup>一四四</sup>。  
英帝爲<sup>一四五</sup>，楊朱南之<sup>一四六</sup>，說得<sup>一四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一四八</sup>。  
黃帝爲<sup>一五一</sup>，楊朱南之<sup>一五二</sup>，說得<sup>一五三</sup>，取自自餘無<sup>一五四</sup>。  
英帝爲<sup>一五七</sup>，楊朱南之<sup>一五八</sup>，說得<sup>一五九</sup>，取自自餘無<sup>一六〇</sup>。  
黃帝爲<sup>一六三</sup>，楊朱南之<sup>一六四</sup>，說得<sup>一六五</sup>，取自自餘無<sup>一六六</sup>。  
英帝爲<sup>一六七</sup>，楊朱南之<sup>一六八</sup>，說得<sup>一六九</sup>，取自自餘無<sup>一七〇</sup>。  
黃帝爲<sup>一七三</sup>，楊朱南之<sup>一七四</sup>，說得<sup>一七五</sup>，取自自餘無<sup>一七六</sup>。  
英帝爲<sup>一七九</sup>，楊朱南之<sup>一八〇</sup>，說得<sup>一八一</sup>，取自自餘無<sup>一八二</sup>。  
黃帝爲<sup>一八五</sup>，楊朱南之<sup>一八六</sup>，說得<sup>一八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一八八</sup>。  
英帝爲<sup>一九一</sup>，楊朱南之<sup>一九二</sup>，說得<sup>一九三</sup>，取自自餘無<sup>一九四</sup>。  
黃帝爲<sup>一九五</sup>，楊朱南之<sup>一九六</sup>，說得<sup>一九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一九八</sup>。  
英帝爲<sup>二〇一</sup>，楊朱南之<sup>二〇二</sup>，說得<sup>二〇三</sup>，取自自餘無<sup>二〇四</sup>。  
黃帝爲<sup>二〇五</sup>，楊朱南之<sup>二〇六</sup>，說得<sup>二〇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二〇八</sup>。  
英帝爲<sup>二一一</sup>，楊朱南之<sup>二一二</sup>，說得<sup>二一三</sup>，取自自餘無<sup>二一四</sup>。  
黃帝爲<sup>二一五</sup>，楊朱南之<sup>二一六</sup>，說得<sup>二一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二一八</sup>。  
英帝爲<sup>二二一</sup>，楊朱南之<sup>二二二</sup>，說得<sup>二二三</sup>，取自自餘無<sup>二二四</sup>。  
黃帝爲<sup>二二五</sup>，楊朱南之<sup>二二六</sup>，說得<sup>二二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二二八</sup>。  
英帝爲<sup>二三一</sup>，楊朱南之<sup>二三二</sup>，說得<sup>二三三</sup>，取自自餘無<sup>二三四</sup>。  
黃帝爲<sup>二三五</sup>，楊朱南之<sup>二三六</sup>，說得<sup>二三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二三八</sup>。  
英帝爲<sup>二四一</sup>，楊朱南之<sup>二四二</sup>，說得<sup>二四三</sup>，取自自餘無<sup>二四四</sup>。  
黃帝爲<sup>二四五</sup>，楊朱南之<sup>二四六</sup>，說得<sup>二四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二四八</sup>。  
英帝爲<sup>二五一</sup>，楊朱南之<sup>二五二</sup>，說得<sup>二五三</sup>，取自自餘無<sup>二五四</sup>。  
黃帝爲<sup>二五五</sup>，楊朱南之<sup>二五六</sup>，說得<sup>二五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二五八</sup>。  
英帝爲<sup>二六一</sup>，楊朱南之<sup>二六二</sup>，說得<sup>二六三</sup>，取自自餘無<sup>二六四</sup>。  
黃帝爲<sup>二六五</sup>，楊朱南之<sup>二六六</sup>，說得<sup>二六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二六八</sup>。  
英帝爲<sup>二七一</sup>，楊朱南之<sup>二七二</sup>，說得<sup>二七三</sup>，取自自餘無<sup>二七四</sup>。  
黃帝爲<sup>二七五</sup>，楊朱南之<sup>二七六</sup>，說得<sup>二七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二七八</sup>。  
英帝爲<sup>二八一</sup>，楊朱南之<sup>二八二</sup>，說得<sup>二八三</sup>，取自自餘無<sup>二八四</sup>。  
黃帝爲<sup>二八五</sup>，楊朱南之<sup>二八六</sup>，說得<sup>二八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二八八</sup>。  
英帝爲<sup>二九一</sup>，楊朱南之<sup>二九二</sup>，說得<sup>二九三</sup>，取自自餘無<sup>二九四</sup>。  
黃帝爲<sup>二九五</sup>，楊朱南之<sup>二九六</sup>，說得<sup>二九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二九八</sup>。  
英帝爲<sup>三〇一</sup>，楊朱南之<sup>三〇二</sup>，說得<sup>三〇三</sup>，取自自餘無<sup>三〇四</sup>。  
黃帝爲<sup>三〇五</sup>，楊朱南之<sup>三〇六</sup>，說得<sup>三〇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三〇八</sup>。  
英帝爲<sup>三一</sup>，楊朱南之<sup>三二</sup>，說得<sup>三三</sup>，取自自餘無<sup>三四</sup>。  
黃帝爲<sup>三五</sup>，楊朱南之<sup>三六</sup>，說得<sup>三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三八</sup>。  
英帝爲<sup>四一</sup>，楊朱南之<sup>四二</sup>，說得<sup>四三</sup>，取自自餘無<sup>四四</sup>。  
黃帝爲<sup>四五</sup>，楊朱南之<sup>四六</sup>，說得<sup>四七</sup>，取自自餘無<sup>四八</sup>。  
英帝爲<sup>五一</sup>，楊朱南之<sup>五二</sup>，說得<sup>五三</sup>，取自自餘無<sup>五四</sup>。  
黃帝爲<sup>五五</sup>，楊朱南之<sup>五六</sup>，說得<sup>五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五八</sup>。  
英帝爲<sup>六一</sup>，楊朱南之<sup>六二</sup>，說得<sup>六三</sup>，取自自餘無<sup>六四</sup>。  
黃帝爲<sup>六五</sup>，楊朱南之<sup>六六</sup>，說得<sup>六七</sup>，取自自餘無<sup>六八</sup>。  
英帝爲<sup>七一</sup>，楊朱南之<sup>七二</sup>，說得<sup>七三</sup>，取自自餘無<sup>七四</sup>。  
黃帝爲<sup>七五</sup>，楊朱南之<sup>七六</sup>，說得<sup>七七</sup>，取自自餘無<sup>七八</sup>。  
英帝爲<sup>八一</sup>，楊朱南之<sup>八二</sup>，說得<sup>八三</sup>，取自自餘無<sup>八四</sup>。  
黃帝爲<sup>八五</sup>，楊朱南之<sup>八六</sup>，說得<sup>八七</sup>，

謂莊子外此子，正歸篇其詞矣。  
 子，此子，抱朴子，詰俗篇中之輕子，好惡莊之實，水當歸  
 人此派。

(丙)注瀉派 初注莊子者，皆推劉，其後有司馬彪，其  
 後有向秀郭象，其後李頤張湛，就惟司馬彪得全  
 莊莊子五十二篇久矣。據劉向秀李頤及張湛家說，  
 本無莊子世。今且久缺。惟劉向秀李頤及張湛家說釋；  
 然多與何休之注瀉，而無施詁段段之說。惟今所傳郭  
 象本，最爲詳密精微，妙於解詁，大體備，自有莊莊子  
 以來，未有出其右者也。然古書所遺，多稱向秀莊注

友，而朱秀娘注莊子者，先以告別安，傳安說以；此書加復  
須注？徒使旁人作樂事耳。及成，以示子平，康曰：「爾故復  
爾？」安曰：「莊周不死矣。」（《書影》）朱秀娘：「秀娘復  
既成，以示康安，曰：故復爾不？」子平曰：「康之喚。」（《竹  
枝》）而謝其始，曰：「秀娘此義，誠之者無，然已出塵地，  
物，可見動注之在人，顧所遇不同，皆假自以假致之得矣  
。」（《書影》）

設言乎，就今不必苛，力能爲辭，遂未必需。今余尋出有力之佐證，以答彼疑，而解此。蓋列子黃帝篇，有「神巫目夷處於鄉」一段，乃抄自莊子德帝王「墨有神巫目夷」一段，不過稍異其文耳。張湛注列子此段，乃引向秀此段爲證。而今莊子無注，幾與向注全同，其字句間，亦頗有少微痕跡。穴無補，實證

子路問「死」，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其實在「死」底前頭人總該先求理解一個「生」。蘇格拉底在臨死的片刻說「死底意義是吾人所說的却都是最深沉的『生』的意思」。儒家在祭儀中要下過犧牲了才對天的深沈和追問，於是在中國哲學裏時常往往「上學聖賢和努力。人在疾病危殆的時候往往往「上學聖賢和努力」。真坦坦白地承認了自己的一切而具却掉了下來——尤其是當他最坦坦白地承認了自己的——一切而具却掉了下來——這就是所謂「死」。

這時候，心與心相見，心與世相照見，心能够擴張到和世界一樣大，心靈象一片天，心的背景是一片青雲！

所以龍巖居士說：「切莫談利愛，問我病由來。以一切眾生利，是故利。若一從生處不得解者，則我病哉。」這是何等驚天動地而又透徹的覺悟底話！

衆生的病，是從利愛上，他們所愛的是世界裏底一小個圈，他的小病苦，是這圈裏小己難以排解的愁鬱。龍巖禪師的利，是由於他的大悲心，這病便是元陽的小己的煩惱而推心及於整個的大世界，他的苦便是元陽的超脫的利，般般都現到心王上，聚成那大的新苦。（負人情的利和負人壽的利，現在世上最大，但都是邪見和苦的行徑。）

這苦痛與憂悶心使我們幾有洞澈世界的深見，產生純正的智慧，散佈在荒涼給予遺跡的世界。它的力量是感動的，它使我們命令人在漂流流面中覺悟到人生與歸靜。這並不是高蹈空談式的取道，因為它是從心到心，從心到世界。

以上這些關於抽象的話真令婦士道蕭沉淪深美的文章引起我頭腦的註腳。但它那裏是一片真的深的生命，是無言註釋，也不能註釋的。

「華南式重油氣化器」  
 一、毫不變更原有機構  
 二、載重速率超過汽油車利于長途航行  
 三、裝置簡便機身輕巧堅固  
 備有詳細說明書  
 改各種公開  
 裝汽車發售  
 公告

發明人  
香港華南汽車工程學校校長梁守一

重慶辦事處：林森路三四號大樓  
昆明辦事處：南門街興文銀行大廈五樓

四、燃燒柴油無烟臭不損機件

愛創歌  
蘭舞片  
檀島

百老匯最風出  
昇

日國選  
夜最新  
周曼  
光尤  
演主  
劇藝精  
捧金令  
講深耐  
尋人

客滿  
**泰**  
 映上夜  
 喜歌  
 趣舞  
 「星明兒」  
 兒慧飽  
 傑得錄  
 作意  
**風光**  
 放馬影  
 過輕能片  
**平**  
 映上  
 鉅奇  
 片趣  
**忠孝節義**  
 重照  
 試履刺味

康元食品  
特選精製

端午節

廣式粽子  
復興餅乾  
菜豆潤糕  
畫盒糖果

花色繁多

離  
婚  
啓  
事

啓事：第一號就卡車一輛除辦理過戶手續外如有從前未了事項均由原車主負責此啓

離  
婚  
啓  
事

啓事：因雙方志趣不合，經雙方協議，自即日起脫離夫妻關係，所有債務概歸男方負責，此啓。

[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